

草根、草根

——小记朱家角城市开发中的地方主义建筑建设过程

徐一大

一路走来，我仍钟情于河湖相串的水乡风韵和与她相濡以沫的灰墙黛瓦的民居，那是对故乡情的流露；上海，是江南的身胚在国际化环境中不断成长的结果，如今能见到纯种的江南风貌和地方主义建筑的地方已经不多了，上海只留下了朱家角、枫泾几个城镇，当年“一城九镇”的开发中，朱家角是作为唯一一个以中国传统风貌为特色的开发区，有幸作为这个地区开发公司的总规划师，我从李祖原先生的手中接过总体规划，将它深化并生成控制性详细规划，最后委托同济大学唐子来、张松二位先生将详规做成报批的文件，终于定下来了镇区的总体风貌和控制性导则，从古镇区的风貌保护，老镇区的保留、改造，新镇区的开发定位，公司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最终为了落实江南风貌在整个镇区，尤其是新镇区的开发中加以应用，我们还编制了《色彩规划》，这个规划是全国首创的工作，我们邀请浙江中国美院的副院长宋建明教授给古镇区的建筑图像做色彩分析，从建筑的五个立面、细部色彩到地面、街景等的色彩，反映到新镇区内的建筑色彩倾向，关键是我们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工作：即对不适合江南风貌的色彩从色板中去除，以后“严禁入内”，这是一件非常让人欣慰的事，因为从此江南风貌不再跑调！以后，2008年青浦区规划局还与国家标准局联合做了一项“色彩标准”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对江南各镇的色彩进行分析取样，最后落实到建材的取色和用色上，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标志着我们当年的工作将成为工业化生产的一个标准！当年规划局的总工程师薛峰邀我参加此项工作，只可惜我太忙，没有顾得上。

与研究工作的同时开展的是对镇区开发工作的项目设计管理，利用由区政府要求的“风貌评审”程序，我们联合上海著名的专家、学者，以及规划业界的同行，联合组成专家小组，对镇区内的社会公共事业项目、住宅开发项目和商业开发项目、景观园林项目进行了从修建性规划到地块方案的风貌评审，严格把握地方建筑风貌的走向，为了深入研究分析这些风貌的构成，我还指导三位研究生做了滨河、滨湖的公共空间开发、住宅形式和类型的处理，以及社区公共配套设施的市场化运作方式三篇硕士论文，这些论文从目前看，还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在朱家角工作期间，我比较满意的住宅开发项目有两个，一个是早期（2004年）由美国建筑师本·伍德执笔的“康桥水乡”联排住宅项目，这个项目的手法是中西合璧的，规划是西方的模式，但是滨水空间和保留建筑周边的园林手法是中式的，建筑的风貌是现代式，中式的内院，西式的表情，不过总的来讲，还是有积极的探索价值；到了2008年，我进入上海实业操作“海上湾”项目时，就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境界，当时，我提出二个目标：一是滨河空间和院落空间体现江南的水乡情韵，二是建筑的风格必须是现代中式，合作方是美国RTKL建筑师事务所的请来的台湾设计师，这位老先生经验非常丰富，他一出手就知道找对人

了!许多与美国建筑师难以沟通的地方马上荡然无存!那是中国人的血脉在连通,在搏动!那些建筑细节的处理,从室内往外看到的那些芭蕉、翠竹,无不是中国文人画中的意境,不在苏州,却分明已经进入了沈周的画中。这个项目在中国江南风格的把握上是胜出的,甚至远远高出了万科的第五园!

公共性的项目主要是和马清运先生合作,他是个“大艺术家”,常常会在施工图中给自己找麻烦,不满意的时候还随手改,让我们的现场工程师很头疼,我保留着朱家角市民中心项目前期和马的团队合作时的往来文件,很多是我们二人签名的,这项工作是个开始,后来,由于他不再参与朱家角项目,就不再有较多的来往,但当时有两个地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第一个是在建筑方案的初期,甚至到初步设计,必须有工作模型来研究,否则,很难落实创意,也很难说服甲方。第二个是强有力的沟通,沟通的次数多了,大家的意见也就慢慢统一了,这确实耗费时间。与像马清运这样的同行打交道,比一般人要辛苦的多!因为你无法预料明天他是否会改变今天的想法!

当然,古镇区沿河的两个商业项目也倾注了我很多的心力:沿漕港河北是朱家角粮仓,这个项目改造成为一个集创意中心、酒吧和精品酒店的综合体,建筑是当时大舍、山水秀等人合作的,大舍主创建筑师柳亦春、庄慎、陈屹峰,山水秀祝晓峰,我们现在还在合作。这个项目的难点是把原来粮仓的屋顶要改造成五花八门的形式,建筑师们花了很多脑筋,他们确实比较投入,最后拿出手的东西也挺像样的。

另外一个漕港南岸的综合商业体是尚都里广场,四个事务所参与了设计,大舍刘亦春,马达思班马清运,非常建筑张永和,西班牙事务所 MARD,马清运定的主调子;因为我当时经验不足,方案被揉了许多轮才搞定,直到施工前,才发现红线紧贴着建筑,施工组织很难(因为是在古建区),当时,我已离开,后来,我的一位老同事帮忙,才搞定这个事,所以,风貌控制只是1%的工作,99%的工作是在工程中积累经验,这是学校里教不了你的,需要慢慢去体会。

前不久,我驱车从建成的淀山湖大道开向朱家角古镇,我看着久违的漕港河水和两岸的塔吊,知道那些曾经费尽心力追求的地方主义建筑将要拔地而起了,心里有说不出的开心,这些建筑属于这片土地,像草长在泥地里,是那么的自然、本真!忽然,我想起了古人的一句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大概就是在说草根的力量罢!